

三 人 行

名家散文精品系列

周政保 选编

四

月

泥

泞

王蒙、周涛、韩石山佳作集汇

海天出版社

中国·深圳

责任编辑 张 曼

封面设计 王卫东

责任技编 王 颖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第一辑

周政保选编

四 月 泥 泞

王 蒙 周 涛 韩石山 佳作集汇

海天出版社出版

(中国·深圳)

海天出版社发行 肇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1 字数 248 千

1996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ISBN 7-80615-266-0

I·46 本册定价: 13.50 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中国的散文创作步入了一个令人欣喜的收获季节。作家们贴近现实、体察民情、有感而发、为事而作，可谓题材广泛、品种多样、文采飞扬而风骨淋漓，其数量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所罕见的。

我们选编出版这套“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目的就在于以有限的篇幅，比较系统地向读者提供一批尽可能新近的散文佳作。不难想象，终年奔波于紧张繁忙中的最广大的读者，是无法读遍名家的所有作品的。而这套名家散文系列的诞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突出的阅读矛盾。

至于“名家”的称谓，是指那些以出色的艺术劳动而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诗人、学者）。他们卓有成效的思索及耕耘，创造了散文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而入选的篇章，便是从名家们浩瀚的创作海洋中打捞起来的“佳作”。选编是一个评估与选择的过程，一个拷问选编者观念及判断力的过程，因而其中必定渗透了选编者的感受、理解、乃至正常的偏爱或倡导。而所谓“三人行”，仅仅是一种标志性的说法，其含义也主要在于每本书将由三位散文作家加盟合成——“三人行”的秩序，我们则按作家的姓氏笔划排列。

“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系列”将分辑选编出版，每辑四种。我们期望得到作家与读者的支持。

序

周政保

先要说一说潇洒与机智。

潇洒这个词，时下仍然被用得很频繁、很广泛，但又很滥，甚至染上了相当浓厚的痞子气息。

当然，我们说的潇洒是一个褒义词，那是指一种写作状态，一种精神景况，一种很能传达“文如其人”的风格或文采。

王蒙曾写过《风格散记》，其中是这样解释潇洒的——“一株挺拔的树在风里自然地飘摇，它没有固定的姿态，却有一种从容，一种得心应手的自信，一种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敢倾斜又伸得直、既不拘一格、千变万化又万变不离其和谐的本领，不吃力、不做作、不雕琢、不紧张、不声嘶力竭。我们说，这是潇洒”。

潇洒作为心态与文风，绝非天性所致。它是一种披阅世态炎凉之后的心得，一种遍尝酸甜苦辣的情感必然，一种修炼或顿悟的结果，或一种精神解放之后的豁达风度。

无论写作还是为人，真正的潇洒是不容易实现的，因为它是境界，而不是自以为得计的轻浮行为。潇洒与懵懂浅薄无缘。

潇洒无疑是一片无与伦比的精神沃土，机智便与这片生

机蓬勃的沃土相关。潇洒与机智总是结伴而行。潇洒本身就是一种机智。

还是王蒙说得对：“机智也是一种美。是用一种最简练的语言，最生动的方式，最直接的对事物本质的揭示”；“机智的语言，一句可以驱散一片雾”；“所以真正机智的人都敢、也都爱自嘲”；“机智是一闪一闪的光辉”。

至此，我们可以谈论王蒙、周涛、韩石山的散文创作了。顺便提一句，王蒙、韩石山的“名份”主要是小说家，而周涛则是诗人。

韩石山是地道的山西作家。他的写作间一直自称“潺湲室”。“潺湲”出自《九歌》，但到韩石山那里便有了他自己的意思：一是小屋下雨必漏（迁居之后自然不漏了），大有“观流水兮潺湲”之感；二是乞望自己的文思如流水般潺湲而涌。就在这小小的“潺湲室”，韩石山感悟到了“学得文武艺，售与帝王家”的浅薄无聊，据他自己透露，“先前多关注时势的变迁”，如今多省视自身的情感”。当然，“先前多关注”不等于如今不关注，但“多省视自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免不了犹豫胆怯。勇气是一回事，能否看明白自己又是一回事，可谓最了解自己的是自己，最不了解自己的也是自己……

这是一道不折不扣的难题，但韩石山毕竟以散文的方式知难而上了。

韩石山出版过两本散文集：《亏心事》、《我的小气》。书名别出心裁，说不上是幽默还是自嘲或调侃，反正其中的作品大都与“自身”相关。由此看来，韩石山的“多省视自身”绝不

是悬挂在“潺湲室”的标语。

韩石山的散文至少有两大特点：一是回忆已经逝去的岁月，且在这种既亲切又辛酸的回忆中重新审看自己，无论是童年还是少年或者是“成名成家”之后；二是具备一种袒露自己灵魂的勇气，卑俗也好、崇高也好，他撕去了那种本可以蒙上儒雅外表的装模作样，从而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安放在生动洒脱的字里行间。

“一个连自己的内心世界都不敢袒露，连自身形象都塑造不好的作家，尽可以让人崇敬，却难以让人多么的钦佩”——韩石山说这番话的时候，大约可以说是一种潇洒了。

对于一个写过大量小说的著名作家来说，自然明白袒露“内心世界”及塑造形象的含义。这含义不是别的，就是对灵魂的拷问。韩石山的文字很活泼、很机智、很有趣味，甚至还带一点儿嘲弄的幽默色彩。但这一切，并非真是为了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只是为了张扬一种精神，为了那个说了千万遍的词：真实。韩石山在写到“自身”的时候，那种正视内心世界的状态是值得推崇的，不掩饰，不做作，不自暴自弃，也不自以为是。他的潇洒就在于，他对自身的过去或现在倾诉者的拷问是诚实的，甚至有些刻薄无情。他宁可留存质朴愚拙的乡间风度，也不迎合那种耸耸肩说声OK的城市虚伪。“潺湲室”就是“潺湲室”。他对于某些传统美德的浓厚感情，显示了他既尊重自己也尊重他人的孤傲与执著。

在韩石山的散文中，“怀旧”可以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些抒写儿时生活的篇章，虽无现时的人们所认同的甜蜜，但其中的温情与愉悦，却浓浓厚厚地可感可触，以致

让人领悟到一种沧桑变迁的无情，一种时光似水的匆促，一种“流逝”所带来的隐痛。但韩石山的“忆旧”绝非为“忆旧”而“忆旧”，至少在那种回忆的点点滴滴中，留下了一些可以称之为文化或历史的渍痕，或者说，你可以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启示，一些拼凑中国当代形象的零碎而珍贵的资料。倘若再提“省视自身”的话题，那便可以从这些与现时连接着的“忆旧”之中，感受到一种从坎坷与辛酸中站立起来的交织着肯定与否定的自信——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怀旧”的回眸中找到某种守护信仰的力量，或某种重新洞观自己灵魂的精神尺度。潇洒在这里，机智也在这里（当然，这不仅仅是行文或表达的机智，而是一种“省视自身”的机智，一种收获更多机智的机智）。

那么王蒙呢？

王蒙的散文所独有的潇洒与机智，早已被读书界所公认。当然，那是一种王蒙式的潇洒与机智：谁也无法替代。

而且，在王蒙的散文中，同样也弥漫着“忆旧”的气息，那是一种亲切潮润的回首往事，一种对于熏染了自己、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岁月的不可忘怀。即使是他的那些谈论周围生活的杂说随感，昔日的体验也时常在潇洒或机智的表达中不由自主地蹦跳出来。

王蒙的那些回忆新疆生活的作品（无论是伊犁河谷还是塔里木南缘的喀什噶尔），构成了他散文中最美丽、最动人的篇章。我之所以说“最美丽、最动人”，那是因为这些回忆荡漾着无限的亲切、无限的温馨、无限的怀念，几乎达到了魂牵梦

紫的境地；特别是，透过那无怨无悔的抒写，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在被理解及受到爱护之后所倾吐的永远的感激。这种感情是可靠而无可名状的、让人羡慕或让人痴迷的，也是王蒙的回忆或“忆旧”与众不同的地方（譬如少有痛苦感）。

王蒙之所以是王蒙，读一读这些回忆新疆生活的散文，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正是在这片热土、在这种操持各种语言或方言的地地道道的底层生活中，逆境中的王蒙才收获了供他终生享用的潇洒与机智，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既非黑色亦非红色的幽默，那种艰辛坎坷中不可缺少的善良与爱，那种面对变故的坦然与豁达。

至此，我们也应该理解潇洒与机智的含义了：是人生态度而不是装模作样之类的其他。

这一切，那些养尊处优、往往游离于同情或底层社会景况之外的人能够领悟么？能够像王蒙那样从《黑黑的眼睛》、从《阿娜尔古丽》、从《夜半歌声》中感受到忧伤与放达、热泪与笑容的存在么？

王蒙的另一类数量可观的散文，便是那些洞察现实或关注周围生活的杂说随感，而这一类作品中所弥散的潇洒与机智，在质泽上是与上述忆旧之作是一脉相承的。若没有这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解放，王蒙何不学一学那些打着清高旗号而实为躲避世事的苟且偷安者，或学一学那些圆滑世故得可以称为“人精”的所谓“纯文学作家”，紧闭嘴巴默不作声一心一意“做小说”，或干脆多谈些主义、少谈些问题（而且还必须是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王蒙没有这样做。他敢于倾斜又敢于伸直。他不仅“爱喝稀粥”、而且不回避“作家从政”。他

从“中餐的命运”说到“鸽子的善良与纯洁”。他谈安详、谈无为、谈道德、谈感伤、谈喜悦、谈烦恼、谈忌妒、谈不设防、谈不争论的智慧……他无所不谈、无所不议。他如草原上奔跑的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当然，他也懂得克制，懂得调节，懂得欲纵还止（这是最不聪明的人也明白的道理）。

倘若暂时揭去“著名作家”的面纱，那王蒙无疑是一个爱发表意见的人。他虽不声嘶力竭、愤世嫉俗，但也不故作浮沉到无棱无角的境地。他不是那种一提到政治或时弊就转过脸装作没听见、或感到自己失却了“作家状态”的人。他清澈无愧，是一个可以看到底的作家；就散文而言，他则是一个缺乏“创作意识”而只是呈献见解的精短讲演家——他的那些杂说随感便是见证。

周涛作为诗人或中国西部诗人，他在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潇洒与机智，便有了一种精湛狂放的“诗质”。

倘若散文融贯了诗的韵味、诗的意蕴、其品位就大不一样了。不少人喜读散文而不爱读诗，那真是很大的损失呵。

意象性是诗的重要特质。意象性贫困、甚至根本不存在意象的“诗”，是无法称之为诗的。而周涛的散文恰恰拥有相当浓重的意象性，于是散文反而具备了韵文（诗）的光采。

为了论证这种光采，不得不作些零星的抄录。如《麦子》这样写道：

“它很美。尤其是它的颗粒，有一种土壤般朴素柔和和不事喧哗的质地和本色。它从土壤里生长出来，依旧保持了土壤的颜色，不刺目，不耀眼，却改变了土壤的味道……”

“我看得出来，麦子的色泽里含有一种忧伤的意味，一种成熟的物质所带有的哲学式的忧伤。这种忧伤和它的圆满形态、浅褐色泽浑然和谐。与生俱来而又无从表述……”

“我们的麦子就倒进这令人可疑的陈旧作坊里，缓慢迟重地在这生活的水磨上被磨损，被咀嚼、被粉化。我想着那一颗颗麦粒被压扁、挤裂、磨碎时的样子，想着它们渐渐麻木、任其蹂躏的状态，有一丝呻吟和不堪其痛的磨难从胸膛里升起，传染给我的四肢……”

“然而水磨却在唱着一支轰隆轰隆的雄壮的歌，它用松动的牙齿、哮喘的喉咙，唱着一支含混不清、年代久远的所谓进行曲……”

“……我是圆的，颗粒状的，人们把我叫做‘麦子’。只有一个诗人这样称呼我，他说：‘亲爱的麦子。’”

这些抒写有一种洞开想象力的奇妙功能，一种让人由此及彼、并感受到某种弦外之音的独特魅力——说潇洒也是潇洒，说机智也是机智，但更重要的是意象思维或把彻悟置放于意象的成功。当然，最重要的是感受的质量；否则，意象性仅仅是一种空洞的“技艺”。譬如，周涛曾写过一篇《时间漫笔》。时间是个哲学命题，很玄奥、很思辨，漫谈起来很冒险，但周涛的意象表达却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可以说是一个潇洒与机智达到相融和谐的好例子。结集出版时，周涛又嫌《时间漫笔》这个题目太概念化、太学究气，于是改成了《捉不住的鼯鼠》——将时间与“捉不住的鼯鼠”联系起来，便拥有了翻倍的精彩。

至于散文观念，周涛很相信那个“散”字，认为“散”是散文的本质，而“散”的意思就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真实

地、轻松自如地表达自己，无拘无束，生动活泼，像自然界的各种生命那样，千姿百态却又各有各的生存方式和生存规律”。

周涛的散文不甚讲求章法，但他又说：“我就是章法”。在他看来，章法的极致，就是相应的精神境界的高度，所以他称：“黄河之水天上来”。

这便是他的精湛狂放，他的潇洒与机智。

周涛散文的长短反差也是令人吃惊的。短则“豆腐块”，长至一、两万，——真正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于任性中见灵性。他的那些篇幅较长的作品，粗览便有点儿“流水帐”的模相，但细细读来，却让你读之不疲而神情振奋。他的“章法”就在于，让你很随意地走进他的描写世界（他的散文大都系写人述事之作），然后一步一步地征服你，最终与他共同想象、共同感悟、共同慨叹、共同洞观气象万千的宇宙万物……在他确定了大致的传达对象或意蕴方向之后，他有能力把一截截、一段段的精彩抒写奉献给你，让你完全忘却诸如“章法”、“结构”之类的东西。

这里倘无阅世的本领及收获高质量思情的才能，是万万办不到的；“勤能补拙”，但终究无法实现“大补”。

周涛的“狂”是有点儿名气的，但这里用得上一句无名箴言：“我很耽心，一旦他变得谦虚起来，他会不再是现在的他。”这话似乎对王蒙、对韩石山也适用。

1995年末至1996年初·北京

目 录

序 周政保

● 王蒙卷

2	故乡行
9	夜半歌声
14	又见伊犁
17	新疆的歌
22	忘却的魅力
25	在公路上
27	四月泥泞
30	宰牛
31	我心中的湖
34	天涯海角
36	我爱喝稀粥
40	本命年
42	鸽子的善良与纯洁
46	作家从政
49	中餐的命运
51	诚贤侄·安详·再说安详

56	无为·逍遥·不设防
60	感伤·喜悦·烦恼·忌妒
65	鳞与爪
70	在声音的世界里
73	《读书》补
79	从“话的力量”到“不争论”
85	不争论的智慧

周涛卷

92	蠕动的屋脊
115	伊犁秋天的札记
145	忧郁的巩乃斯河
151	塔里木河
157	麦子
161	捉不住的鼯鼠
166	高榻
170	白马夕阳
173	突厥石人
176	坂坡村
194	老父还乡

韩石山卷

222	孤傲人生
234	拂不去的饿
244	此事岂可对人言
255	珍惜恶名

262	三姨
268	光光的麦场
277	我们的年
290	固守书斋
294	潺湲室笔记(六则)
307	终生的愧疚
317	杜士铎先生
322	寻访林徽因

王蒙卷

也许他们是骑着骆驼唱这些歌的吧？在「沙漠之舟」上，他们体验着大地的辽阔、荒芜、寂静与神秘；他们也体验着自己内心的火焰的跳动、炽热、熬煎和辉煌。他们已经漫游了许多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寻求了许多岁岁年年。他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城市乡村。他们热烈地盼望着更多的人间的情爱。

故乡行

——重访巴彦岱

我又来到了这块土地上。这块我生活过、用汗水浇灌过六七年的土地上。这块在我孤独的时候给我以温暖，迷茫的时候给我以依靠，苦恼的时候给我以希望，急躁的时候给我以慰安，并且给我以新的经验、新的乐趣、新的知识、新的更加朴素与更加健康的态度与观念的土地上。

高高的青杨树啊，你就是我们在1968年的时候栽下的小树苗吗？那时候你幼小、歪斜，长着孤零零的几片叶子，牛羊驴马、大车高轮，时时在威胁着你的生存。你今天已经是参天了，你们一个紧靠着一个，从高处俯瞰着道路和田地，俯瞰着保护过你们、哺育过你们、至今仍在辛勤地管理着你们的矮小的人们。你知道谁是当年那年老的护林员吗？你知道谁将是你们的精明强悍的新主人？你可知道今天夜晚，有一个戴眼镜的巴彦岱——北京人万里迢迢回到你的身边，向你问好，与你谈心？

赫里其汗老妈妈，今晚您可飘然来到这里，在这高高的青杨树边逡巡？您是1979年10月6日去世的，那时候我正住在北京的一个嘈杂的小招待所里奋笔疾书，倾吐我重新拿起笔来的欢欣，我不知道您病故的凶讯。原谅我，阿帕，我没有能送您，没有能参加您的葬礼，您的乃孜尔。那六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喝着您亲手做的奶茶。茶水在搪瓷壶里沸腾，您坐在灶前与我笑语。茶水兑在了搪瓷锅里，您抓起一把盐放在一个

整葫芦所做的瓢里，把瓢伸在锅里一转悠，然后把一碗加工过的浓缩的牛奶和奶皮子倒到锅里，然后用葫芦瓢舀出一点茶水把牛奶碗一涮，最后再在锅里一搅。您的奶茶做好了，第一碗总是端在我的面前，有时候您还会用生硬的汉语说：“老王，泡！”我便兴致勃勃地把大馕或者小馕，把带着金黄的南瓜丝的包谷馕掰成小小的碎块，泡在奶茶里。最初，我不太习惯这种我以为是幼儿园里所采用的掰碎食物泡着吃的方法，是您慢慢地把我教会。看到我吃得很地道，而且从来不浪费一粒馕渣儿的时候，您是多么满意地笑起来了啊！如今，这一切还都历历在目呢。可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呢？青杨树叶的喧哗声啊，让我细细地听一听，那里边就没有阿帕呼唤她的“老王”的声音吗？

笔直的道路和水渠，整齐的、成块的新居民点，有条有理，方便漂亮。60年代中期自治区党委提出的好条田、好林带、好道路、好渠道、好居民点的“五好”的要求，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如今在巴彦岱不是已经实现了吗？根据规划建设的要求，我和阿卜都热合曼老爹、赫里其汗老妈妈住过的小小的土房子已经拆掉了，现在是居民区的一条通道。当年，我曾住在他们的一间放东西的不到6平方米大的小库房里，墙上挂着一个面罗，九把扫帚和一张没有鞣过的小牛皮。最初我来到这个语言不通的地方，陪伴我的只有梁上的两只燕子。我亲眼看见燕子做窝，孵卵，和后来他们怎样勤劳地哺喂着那些叽叽喳喳的小燕子。在小燕子学会飞翔的时候，我也已经向维吾尔农民的男、女、老、少（包括四五岁的孩子）学了不少的维吾尔语了。我们愈来愈熟悉、亲热了，同时，按照您们的古老而优美的说法，您们从燕子在我住下的小屋里筑巢这一点上，判定我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于是，您们建议我搬到正屋里，